

#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 第二十章

【第一卷:复活的最后一章】



拉撒路尾随着美第奇勋爵那闪着绿光的幽灵飞行。

他沿着覆盖着针叶林的海岸线向南飞去,朝着圣马克西姆港村的方向飞去。在他右侧,他看到海岸线模糊而崎岖的边缘,那里有许多海湾和半岛;在他飞速奔跑的过程中,海岸线仿佛只是一片跳跃的模糊影像,来回跳跃,反复无常。即使在他飞驰的过程中,在他左侧,浩瀚的海洋和绯红的地平线在他眼中却显得静止不动。然而,拉撒路仍然感觉到黎明那道细细的红色线条中有一种微妙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变化。它逐渐增强的光芒和上升的热度几乎预示着一只炽热的巨龙正在迅速升空,一心想要用它致命的日光灼烧大地。

时间在振翅声中流逝,埃尔乔急促的心跳精确地记录着它的流逝,哪怕只有几分之一。拉撒路继续向前飞去,即便东方云层的边缘闪耀着一片片鲜红的光芒,仿佛是巨大的血迹拼贴而成,涂抹在天堂的底部。

他加快了脚步,与美第奇家族的步伐保持一致;然而,幽灵却继续向前推进。

刻意而持续的匆忙。细线从海平线向外辐射,穿过昏暗的天空,隐隐约约地勾勒出……

巨大的、燃烧的蜘蛛网。日出的光芒如巨流般冲向天空,最终,这壮丽的日出景象如此壮观,以至于从远处看,拉撒路的轮廓就像一只飞蛾在巨大的火山光芒下投下的影子。

拉撒路的惊恐变成了恐惧,随后又变成了恐慌,他喊道:“美第奇,时间不多了!”

“再来一点,拉撒路!”

“不,我必须向内陆进发!”

“不!就在那边!”美第奇喊道,他指着前方一片延伸成狭长半岛的岩石。“我们快到了!快点!”

拉撒路咬紧牙关,耸起肩膀,迎着风身子,猛地向前冲去。

他以全新的速度俯冲而下,掠过海面,紧紧跟在梅迪奇脚后跟。他们一起绕过岩石岬角,猛地转向。拉撒路惊散了一群栖息在悬崖上的鸟儿,羽毛在海面上炸裂。它们惊飞的翅膀划破长空,覆盖了嶙峋的地峡,然后转向内陆,驶入一片浅浅的、泛着绿色的海湾。海湾里散落着许多小岛,它们杂乱无章地散落在各处,仿佛一座座尖塔般耸立在光秃秃、伤痕累累的岩石堆上,充满了神秘的气息。它们共同矗立在海湾中,如同被海水灼烧的灰色墓碑,从一片广阔的绿色水域中拔地而起。

“她在那儿!”梅迪奇指着一对相邻的小岛,它们合在一起,形状像一排下犬齿,连门牙都清晰可见,直指苍穹。一道狭窄的暗色水域将这两座岩石岛屿隔开。拉扎勒斯靠近两岛之间的海域时,发现一个清晰可见、似乎偏离中心的物体,随着他不断前进,这个物体的细节也逐渐清晰起来。

“你觉得怎么样?”梅迪奇一边说着,一边跌坐在拉扎勒斯身边。“她是个合适的避难所,而且位置隐蔽,对吧?”在岩石的阴影里,拉扎勒斯看到了倾斜的齿轮船残骸,船尾沉入水中,船头翘起;

从它在水中的独特角度来看,这艘船仿佛正要径直驶向北方的天空,却被海浪阻挡住了去路。拉扎勒斯放慢速度,以便更好地观察这艘倾斜的残骸。

船体木板上的污渍表明这里曾经是水平的水线,而就在木板下方,则是一条毯子。

船首突出部分底部两侧长满了褪色的藤壶,使这艘翻覆破败的船看起来像是长了一张骨瘦如柴的白胡子。然而,还有一些细微之处表明,这艘船并非完全是一具毫无生气的空壳。拉扎勒斯发现,在长满藻类的甲板上,有几根粗大的麻绳横跨其上,仍然牢牢地系在船的各个部分。还有一些绳子只系了一部分,松散的绳头垂在船尾,在昏暗的海水中自由地摇曳。阴沉的波浪有节奏地涌动,摇曳着这些磨损的绳索,使它们整齐划一地舞动,宛如一排跃起的蛇在舞动。

总的来说,这艘船看起来可能相当大;然而,它的设计并不适合远洋航行,而更像是一艘小型船只。

克服了省际沿海港口之间平静的海岸线海域。

然而,这艘船破败不堪,既没有帆也没有桅杆;残破的后甲板坍塌在主甲板上。在大部分长满藻类的平台和断裂的栏杆墙上,散落着干鱼残骸,很可能是海鸥曾经捕食过它的证据。

梅迪奇登上了这艘船,拉扎勒斯绕着船转了一圈,以便更好地检查船体是否有破损。他对这艘船看起来完好无损感到满意,便和梅迪奇一起登上了主甲板。

木板在他沉重的身躯下发出吱嘎声。梅迪奇迈着沉重的步伐,悄无声息地走向船舱。“进来,”他喊了一声,然后消失在船舱里。

拉撒路轻盈地跟在他身后,甲板木板随着他稳健的脚步发出嘎吱声。“我

“我不喜欢,”他咕哝道,仍然气喘吁吁。“安全吗?”他甩了甩额头的汗,揉了揉额头上打了个包的疙瘩。

“她待一天应该没问题,”梅迪奇从船舱下方喊道,他的声音在船舱里回荡。“而且她的肚子黑得像夜一样 很适合你的病痛,我。”

“集合。”敲击声和拍打声沿着甲板传来,像是指关节敲击木头的声音。这时,梅迪奇低沉的声音传来:“考虑到她目前的状况,她的船体还算结实。我猜想这些岛屿让她免受了许多风暴的侵袭。她确实有点向船尾倾斜;不过 拉撒路?你为什么还待在甲板上?”

在岛屿阴影的笼罩下,拉扎勒斯在爬进船舱昏暗深处之前,最后抬头瞥了一眼裸露的岩石。与此同时,

他抱怨道:“我又不是没有翅膀的幽灵美第奇,我有时也得喘口气。”

幽灵轻笑一声。“你飞得真快,拉撒路;我万万没想到。”

拉扎勒斯重重地将靴子踩在船体地板上,转身,抱起了双臂。

他茫然地望着梅迪奇的方向。“我差点被太阳晒死;我用头撞死了一只鸟;我还差点掉进海里。现在我们却要拿这些事开玩笑?”

梅迪奇哼了一声,强忍住笑意,同时从拉撒路的头发里拔出几根卡住的海鸥羽毛。“对不起,拉撒路。我从没见过你撞到鸟身上。你受伤了吗?”

“总比那只鸟强,”拉撒路回答道,同时再次检查了额头上那块红肿的肿块。

“我无意轻视你的不幸,拉撒路。”美第奇走到拉撒路身边,仔细端详他的额头。“或许,两百年后,你的陪伴让我对自己的苦难有了新的感悟。奇怪的是,我现在似乎真的有理由畏惧死亡;而正是这种畏惧,让我感到更加鲜活。请注意,我说的不是我的死亡,而是你的死亡。毕竟,如果你死了,我和我可怜的索菲娅也必将一同死去。”美第奇清了清嗓子,双手合十,郑重发誓:“拉撒路,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故意让你身陷险境。”

拉撒路勉强笑了笑,点了点头;鬼魂张开双臂,向他展示了自己的位置。“所以你现在就站在这里,额头上只是肿了个包,却完全躲过了阳光,是吗?”

拉扎勒斯彻底清醒过来。他的鼻子嗅到了潮湿咸涩的空气,其中混合着藻类、鱼腥味、腐木的气味,以及他衣服上汗水的甜腻气息。幸运的是,他衣服上残留的最后一丝渔夫的腥臭味已经消失殆尽。他感到翅膀上的汗珠冰冷刺骨,此刻,在昏暗、被海水冷却的船舱里,他的翅膀也变得冰冷。黑暗中,他的瞳孔放大,船舱内部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他发现梅迪奇所言不虚。船舱内部空心,肋骨和船壳严丝合缝,十分坚固。幽灵轻笑了一声。他感觉到自己双脚的角度有些不自然;他仔细观察船舱底部,发现最外侧的木板已经淹没在一滩死寂的黑色水洼中,这滩水洼横跨了船舱后部的整个宽度。他转身查看船舱前部较窄的地板,那里高高地露出了地面。他透过船舱入口向上望去,看到了裸露的夜空和繁星点点。然后他转向梅迪奇,指了指天空。

“可惜,太阳终会升起;在它最耀眼的光芒中,它将驱散这片黑暗。也驱散我。”

拉扎勒斯正要上去,梅迪奇却疾步上前拦住了他。“别担心,让我来。你好好休息吧。”幽灵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低声向他诉说着医生那神秘、富有韵律又充满哲理的智慧:“正如每一种痛苦最终都会通过某种疗法而消亡;同样,如果我们虐待自己的不幸,就会……

感到轻松和舒适。

“那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几根散落的木头就能把最明亮的白昼变成最黑暗的夜晚。”他轻笑一声,消失在水面上。

拉扎勒斯抬头望去,只见美第奇匆匆消失又出现,每次都带着从坍塌的船尾甲板上拆下来的碎片,一层层地覆盖住开口。当最后一块木头完全遮蔽了天空的痕迹后,美第奇回到船舱,站在拉扎勒斯身旁,欣赏着他这番阴暗行径。“漆黑如墨,如你所愿。你觉得怎么样？”

拉扎勒斯疲惫地笑了笑。“哎呀,再次感谢你。”他转身爬上倾斜的地板,朝船舱前部走去,来到高高地躺在干燥处的船体木板旁。

他走到船头附近,跪倒在地,然后俯身趴了下来,懒洋洋地整理了一下翅膀。在随之而来的黑暗静谧中,拍打着船身的波浪和吱嘎作响的船体声几乎让他昏昏欲睡,这时他突然深吸一口气,动了动。“梅迪奇？”

“是的,拉撒路？”

你是否会感到疲倦？

“某种程度上,”梅迪奇回答说,“但与你可能理解的不同。”

“为何如此？”

幽灵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沉思。“或许用例子来说明最好 所以  
我将这样问你 你是否还记得生命中曾遭受过巨大的损失,随之而来的是沉重的悲痛,让你感到精疲力竭,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

“我可以。”

“妙极了,”梅迪奇说道。“现在,如果你愿意,请试着将悲伤从这一刻剥离,只留下意志的缺失。唯有如此,你或许也能体会到灵魂疲惫时的感受。”

“美第奇？”

“是的？”

“你能永远飞下去,永不疲倦吗？”

“我从未尝试过。而且,面对那只飞翔的、像山羊一样的天使,它四处搜寻可以吞噬的一切,我可不敢冒险。”

“阿撒兹勒？”

“一样。如果阿扎泽尔和阿兹瑞尔都有办法永远飞行,我也不会感到如此震惊;他们可以穿越世界,在空中翱翔,寻找像我这样迷失的灵魂。”

“上下？”

幽灵轻笑一声。“这么多年来,我也学到了一些天使的行事方式。”

死了。毕竟,即便我穿梭于他们之间,在世间来回游荡,他们也还没能抓住我。我见过数百位天使,都是以灵体或阴影的形式出现。我们之所以谈论这两者,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寻找游荡灵魂的使者。

“所以,这些天使是在寻找那些尚未离开人世的灵魂。我猜是这样,”拉撒路说道。灵体点了点头。“据我从阿兹瑞尔那里得知,只有他们两个——阿兹瑞尔和阿撒兹勒——在寻找灵魂。”或许我应该更随意地描述他们。”他抚摸着下巴,然后竖起一根手指向上指着,继续说道:“这两个家伙就像是造物大殿的神圣仆人,他们收集垃圾和杂物,从而保持大殿的整洁。”梅迪奇耸了耸肩。

“他们四处游荡,希望能找到我,但我并不在那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如何以及在哪里寻找我的。我索菲亚的坟墓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阿兹瑞尔像毒蛇一样潜伏在那里。然而,她总是能让我逃脱,就像她抓住我一样迅速。这就像我们玩的一个季节性游戏——我假装要跟她走;而她又让我再次逃脱。说真的,拉撒路,我常常想,我是不是世上最古老的游魂。”美第奇敲了敲木头。“请告诉我,我睿智而有翼的侍从。你是否知道,为何两百年过去了,上帝还没有将我从世上彻底抹去?”

我确信祂能看见我,就像任何人能轻易看见地上飘荡的垃圾或一团乱发一样。你怎么看?为什么?

拉扎勒斯哼了一声,然后开始打起了持续的鼾声。

~\*~

太阳高悬,只在双子岛上空盘旋,正午的阳光洒在搁浅的幽灵船上,将昨夜新生的藻类晒成褐色。叽叽喳喳的海鸥聚集在甲板上,撕咬着鳃呼吸的鱼肉。就这样,又一天捕获的双鱼眼鱼在烈日下晾干。然而,阳光却从未侵扰过船舱——拉撒路在她凉爽阴暗的船舱里安然入睡。

正午时分,西边岛屿的阴影渐渐笼罩了船只,午后时光也随之过去。暮色降临;当风停潮退,海鸥再次弃船飞向大陆,留下夜幕驱散又一天。

新鲜晒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鱼。

一轮硕大的橙色月亮从东方的海面升起,将清凉的光芒洒向大海。就像一只公鸡在黎明的第一缕曙光中啼鸣,拉撒路也醒了过来。

夜幕渐深,暮色渐浓。

“你睡得很沉。”梅迪奇的声音从船舱里传了出来。拉撒路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他翻身坐起,呻吟了一声,揉了揉眼睛,然后

他抚摸着脸颊,上面清晰地留着地板木板的印痕。然后他看到美第奇站在船尾附近,双手交叉,手指交叉,抓着背心的两侧缝线。他站着,姿态庄重,但水深及膝。

“晚上好。”美第奇向他问好,然后从平静无波的水面上大步走向他。“你休息好了吗?”

“我是。”

“哦,我很高兴听到我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休息好了,”梅迪奇抱怨道,“你打鼾打了一整晚,害得我一夜没睡。”

“请原谅我,美第奇家族。或许我”

美第奇大笑起来,尤其是听到“沉睡的幽灵”这个说法时。

拉撒路故意站起身来,目光如刀般狠狠地瞪着美第奇。“我现在该笑吗?”

脸色苍白的梅第奇突然停住脚步,脸上得意的表情消失了;拉撒路看到受惊的鬼魂,忍不住轻笑起来。

“你真的让我信服了,”梅迪奇承认道,一边用手指着拉扎勒斯,一边继续迈步向前。

拉扎勒斯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我也祝你晚安。”他简短地鞠了一躬。

梅迪奇在拉扎勒斯面前停下脚步,鞠了一躬。“欢迎登上伊甸园之珠。”

“谁的珍宝?”

“伊甸园,”梅迪奇迅速答道。他指了指拉扎勒斯身后的船头,“那是船的名字。趁你睡觉的时候,我四处查看了一下;她现在的状况也透露出了很多关于她过去的事情。”

“为何如此?”

梅迪奇双手背在身后,脚跟一晃,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我这就告诉你,我的好拉撒路。”他若有所思地低头看向地面,然后踱步绕圈,讲述他的发现。“依我看,她搁浅时,船上满载着成捆的布料和服装零件,沉甸甸地陷在水里。她破烂的货物现在大多散落在海底的岩石上,或许是船员为了减轻船身重量而随意丢弃的。而且,他们似乎还试图用另一艘船把她往后拉,希望能把她从礁石上弄下来。”梅迪奇翻了个白眼,语气平静。“显然,这事儿一点儿也没发生,因为她现在还牢牢地搁在那儿。”

我从她系着的许多绳索中发现了这些痕迹,其中最大的绳索仍然整齐地排列在她的甲板上,断裂的绳索末端均匀地搭在她的船尾。

当然,除了上帝之手,只有更大的船才能拉动较小的船。

美第奇停下脚步,直视着拉扎勒斯,点了点头。“我怀疑她大胆而……”

这位性急的船长扬帆起航,乘着强劲的风势,在浅海中疾驰而去,径直驶向这两座相对的岛屿之间。无论诱惑多么强烈,代价多么沉重,他或许应该避开它们。”说完,他耸了耸肩。“然而,她如今却静静地躺在这里,等待着她的末日。这艘曾经的明珠之船,如今已被所有人遗弃和遗忘。”

但鸟类和鱼类除外。我们很可能是她驶向远方之前的最后几位乘客。她沉没的货物。

“你观察细节很敏锐,”拉扎勒斯回答说,“如果条件允许,我也会尽力做到这一点。”

“嗯,这只是观察所得。当然,我也有可能完全猜错。”

“我不这么认为,”拉扎勒斯笑着说,“你似乎总能从最细微的迹象中领悟到最深刻的真理。”

梅迪奇扬了扬眉毛。“感谢你的好意;然而,唯有蒙受上帝的恩典,我才能知晓真理。”他朝头顶做了个手势。

“现在,我们是否应该登上甲板,唤醒沉睡的世界?”

“哦,的确如此,”拉扎勒斯回答道。他转身爬上垂直的箱子,推着多层……

木板移开,露出晴朗明亮的夜空。拉撒路像一只小心翼翼地探出头的地鼠,抬起头,目光只与月光下的甲板齐平,从甲板表面向外窥视。

发现了幽灵匆匆升起的身影,它清晰地穿过了坚固的甲板。

“好吧,来吧;今晚是你的,”美第奇坚持道,示意拉撒路以完整的自我出现。

拉扎勒斯怒视着幽灵号,然后爬出了船舱。他小心翼翼地走过长满藻类的甲板,环顾四周,只见干鱼残骸杂乱无章,木头断裂开来,绳索缠绕成网,四处乱蹿。

向下覆盖整个船体。

美第奇静静地跟在他身后,全神贯注于天空。

拉撒路小心翼翼地走向船头高处。一股温暖而稳定的海风从大陆吹向大海,吹得他的衣服猎猎作响。他停在船头附近,仔细端详着龙骨,上面雕刻着一个女人裸露的背部,腰部以下已经断裂。

“那颗宝石,”拉撒路喃喃自语,在甲板上寻找她上半身的残骸,却只找到一些碎木和散落的绳索。他转向大海,将被风吹乱的头发从脸上拨开,拢在头顶。从他现在位于前甲板的新位置,透过海岛北侧较低的一侧,他看到了初升的月亮,月光皎洁。一圈红晕笼罩着这颗橙色的月牙,使它显得阴森而神秘。拉撒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当他意识到眼前是一片广阔无垠、漆黑一片的深渊时,他像一座雕像般站在那里。最后,他问道:“海洋有多深?”

见没有回应,埃尔乔转过身,发现幽灵正全神贯注于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梅迪奇背对着拉撒路站着,一只手臂高高举起,指向东南方向的天空。他透过两根竖起的手指间的缝隙,透过V字形的缝隙,向外窥视。

他将望远镜对准中心点,使视线与星辰保持一条固定的直线。然后他并拢手指,侧向转动,放下手臂,使这对手指指向天空。

他的手指与地平线齐平。他一气呵成,辨认出远处科西嘉岛的确切方向。“直线飞行,我们或许也能如此,”他喃喃自语,双手叉腰,眺望着波光粼粼的大海。

“美第奇?”

那幽灵像一位突然受惊的艺术大师,从他那非凡而抽象的推演世界中猝不及防地被拉了出来,猛地转过身来。“哦,咳 是的,拉撒路?”

你知道海洋的真实深度吗?

“我相信,”梅迪奇回答道。“这真的要看情况,拉撒路。有些部分浅薄得就像你的靴子那么高。而另一些部分,却像云朵那么高一样浅。”他停在拉撒路面前,继续解释道。

“你或许会发现,海洋的形态与陆地的形态非常相似,都有最高的山峰和最深的峡谷。而且,世界上的水以波浪的形式流动,就像地球上的以太以风的形式吹拂一样。”

拉撒路点点头,环顾四周,用全新的视角审视着海洋的深处。他抬头望向苍穹,寻求印证。

“你说,深不见底,如同云层般高耸?”

“的确如此,甚至更深;我知道,在其最遥远的角落。”

“你怎么知道的?”

美第奇叹了口气,抱起双臂,向后踮了踮脚。“我知道,因为世人都这么告诉我。在我漫长的无形岁月里,我已目睹了地球的大部分面貌。我走遍了每一处地形,来回穿梭;无论高处还是低处。从最高的云层和最高的山峰,到最低的海洋和最深的地下水,我都在寻找地狱的踪迹。的确,海洋浩瀚无垠,变幻莫测,深不可测 足以……”

仿佛是两个黑暗阴郁的世界。

拉扎勒斯从甲板边缘探出头来,转身对美第奇说:“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并不深。”

“没错,”美第奇回答道,双手紧紧抓住长袍的缝边,摆出一副……

他摆出一副骄傲的政治家姿态。“表面上看,大多数事物都是如此 平淡无奇,毫无威胁,甚至可能显得平静祥和。然而,即使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一旦翻开,往往也会展现出许多神秘的层面和隐藏的运作机制 大多令人不悦。”他仔细地环视着甲板,似乎在搜寻窃听者或窥视的旁观者。然后他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低声说道:“在我早年作为炼金术士的日子里,我翻开了许多未被翻开的石头,可以说;我致力于发掘世间许多奇妙的未知事物。而这一切,教会却毫不知情我的工作一直瞒过了窥探的目光。”他干笑了一声。

“为什么,你把你的作品藏起来了?”拉扎勒斯问道。

美第奇夸张地表现出失望,他重重地哼了一声,扔掉了他那具已经毫无生气的尸体。他双臂并拢在身旁。“这是乡下人的常态 尤其是那些一遇到夜色就惊慌失措,或者把自己的影子看作是鬼怪,暗中觊觎他们灵魂的人。我曾经住在一个小镇,那里充斥着这种受教会影响的集体胡言乱语。而我,作为一个当时的炼金术士,为了寻找古代的灵药,以及治愈死亡之苦的良方,甚至连我研究的最小细节都必须绝对保密。”

“然而,治愈疾病是一件好事;那么,为什么要保密呢?”

“你问为什么?”美第奇问道,似乎难以置信地大笑起来。“免得我引起全镇人的猜疑,引发恐慌,最后不得不站在教会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否认异端邪说和巫术的指控。那样的话,我就会被押到集市广场,用焦油洗礼,点燃,成为全镇教会那璀璨夺目的火炬的活生生的例证。”

拉扎勒斯眯起眼睛看着那些触目惊心的画面,脑子一片混乱。

梅迪奇清了清嗓子。“拉撒路,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但教会实际上会因为比从事炼金术、面相学或类似学科轻得多的罪行而将人活活烧死,前提是没有教会正式任命的监督者。”

“我确实记得听说过这种焚烧,”拉扎勒斯承认道,他现在正琢磨着那个被囚禁在地下墓穴里的囚犯可能面临的命运。“被烧成灰烬。”

“化为灰烬,甚至尘埃,”美第奇带着一丝厌恶说道,“他们被焚烧,是为了让那些卑躬屈膝的傻瓜继续臣服于教皇的统治之下。”他摇了摇头。“在我最后一次出国航行的前一年,每逢新月,城镇广场都会被照亮 照亮的是议会被告人燃烧的尸体。这种仪式性的焚烧如此例行公事,以至于镇民们开始躲藏起来。”

他们回到家中,暗中谴责教会。我同意他们的看法,虽然我没有大多数人那么激动,但我还是允许我的客人们公开表达他们对大规模处决的愤慨。直到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情,激怒了镇上最有影响力的人。我非常愤怒,我的妻子索菲娅泪流满面。我们这些认识那个被指控男孩的人也都哭了。那个男孩在教会理事会手中遭受了可怕的折磨。

“那孩子做了什么?”拉撒路问道。

“没什么特别的,至少我们没发现什么,”梅迪奇辩解道。“我得说,这孩子的行为举止和同龄人有些不同;或许,他的外表也同样古怪。他非常活跃,也有些躁动不安;他经常心不在焉,说话也常常语速飞快,以至于他还没说完,自己就已经忘记了原本想表达的意思。不过,我真心觉得,他比大多数同龄的顽皮男孩更有可取之处。他名叫斯蒂芬;通过索菲娅,我对他和他同样引人注目的母亲玛格达莱娜都产生了相当的喜爱。”梅迪奇走到船边,把手插进口袋。他打量着海岸边岛屿上光秃秃的岩石。

美第奇背对着拉撒路继续说道:“斯蒂芬的父母是善良、敬畏上帝、尽职尽责的人。他们是正直的贵族,直到后来接连失去……”

“他们进行了大笔投资,并过上了更加 该怎么说呢 或许更加谨慎的生活方式。”美第奇耸了耸肩。“嗯,请注意,他们并没有沦为赤贫;尽管他们以前许多贵族朋友都变得越来越难以联系。然而,我们的大门始终向他们敞开,因为索菲娅和玛格达莱娜这些年来情同姐妹。无论贫富,即使是上帝和魔鬼联手,也无法将她们分开,哪怕只隔着一颗纽扣和线头之间的一丝缝隙。再说,玛格达莱娜又何必在意财富呢?索菲娅经常帮我把钱包带到镇上的商店,我们一起挥霍一番。索菲娅一心想讨她欢心;但我并不在意自己的钱包。毕竟,我的教诲要求我……”

我把时间都花在了索菲娅身上,让她有充足的空闲时间。我的工作也没有受到影响,玛格达莱娜和斯蒂芬对索菲娅给予了我无暇顾及的悉心照料。总而言之,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幽灵转过身,走向拉撒路。“总之,斯蒂芬长着他母亲的许多特征,除了她那疏离的诺兰德口音。他的头发是我见过最浅的颜色 几乎是白色的。而且他的皮肤比……苍白得多,

就连索菲亚白皙的肤色,也让他那双深邃的蓝眼睛闪烁着诡异的光芒,如同置于火焰前的蔚蓝水晶。“这和你那令人不安的凝视很像,拉撒路。然而,他远不止外表那么简单。”

“斯蒂芬年纪轻轻就展现出非凡的聪明才智。然而,在最深层的意义上 或许甚至是在他的灵魂深处 我感到他的存在本身就带有可怕的诅咒,其中蕴含着神圣的意义。的确,我只能短暂地目睹他的举动,便感到既困惑又敬畏;因为这男孩展现出一种令人不安且不同寻常的定向感,尤其是在大多数人都会失去自我平衡的时刻。即便他拥有无可否认的能力 我可以肯定地说,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位严谨自律的理性思考实践者 他持续展现这种能力总是让我感到不安。在斯蒂芬多次展现他那奇特天赋的场合,我也感受到了同样的感受:我感觉自己被撕裂,被两个截然相反的部分撕扯着,这两个部分始终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状态。然而,这种撕裂感从未持续太久,因为我的思绪似乎在两个对立且相互冲突的自我之间,找到了一片新的、等距的空间。梅迪奇把手放在额头上,似乎是在检查是否发烧。他仰望星空,坦白道:“在那片看似死寂的、新得的寂静中,除了理智与情感的交织呐喊,我仿佛可以安全地从远处观察斯蒂芬的所作所为;我惊奇地看着这孩子如何将我日渐衰退的感官带入一种既令人欣喜又令人不安的麻木状态。”他放下手,茫然地看了拉扎勒斯一眼,然后摇了摇头。

“斯蒂芬做了什么?”拉扎勒斯问道。

“嗯,”梅迪奇说道,他深吸一口气,脸上带着明显的担忧,“斯蒂芬经常会突然发作 或者说抽搐 这时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他的抽搐往往持续时间很长,可能会让毫无防备的旁观者感到不安,因为他会原地旋转,双臂张开,直勾勾地盯着天空。大声呼喊、拍手或直接接触都无法引起他的注意。你可以把手放在他仰起的脸上,他会在你的手下旋转;但是,如果你试图阻挡他的手臂或阻止他旋转,斯蒂芬就会勃然大怒,尖叫不止,直到他可以继续旋转为止。的确,在那些时刻,他

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毫无察觉,事后也完全记不起任何事。仿佛有一层无形的面纱笼罩着他,将他的感官与世界彻底隔绝开来。在这种奇怪而又仿佛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他

只会不停地旋转 旋转 旋转。我必须承认,即使只是一瞬间,仅仅是……

看到他纺线,我心神恍惚,感觉自己随时都会失去平衡,即使我站着也一样。然而,玛格达莱娜和索菲娅早已习惯了这男孩频繁的纺线,假装没看见。”美第奇朝拉扎勒斯摇了摇手指。

“我敢肯定,如果这男孩爬到她们头上纺线,而我哪怕稍微暗示或提及她们中间有个‘纺线的斯蒂芬’,我肯定会引起她们的注意。”

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们,结果他们加倍惩罚我。他们俩总是这样合谋对付我。

拉扎勒斯抿着嘴,带着一丝冷笑转过身去,然后轻蔑地笑了笑。

鼻子。

“你应该笑一笑吗?”梅迪奇带着一种高傲的姿态问道,然后继续说道:“即便如此,我也无法轻易地对此置之不理,或者假装视而不见,尤其是有那么多珍贵的器皿和底座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 庄园大厅的每一面墙上都摆满了精致的工艺品;我不能视而不见。”

梅迪奇抱臂点头,凑近拉扎勒斯,仿佛在分享一个秘密。“然而,有时斯蒂芬会发脾气,那时女人们都去了别处,只剩下我和这孩子。”他微微抬起下巴,暗示着即将透露一些私密的细节,然后便把这些细节告诉了拉扎勒斯。“有一次,斯蒂芬突然发了神,开始在入口正下方旋转,他张开的双臂反复擦过一根石柱,每次都只擦过一点点。我发现后,便在男孩和那根石柱旁边放了一张烛台和一把椅子;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我仔细观察他手指擦过石柱时留下的细微缝隙。他不停地旋转 不停地旋转 不停地旋转;我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他每次旋转时留下的那一点点缝隙。我试图寻找哪怕是最细微的移动,看看他的手指是否靠近或远离石柱;然而,他的手指每一次擦过,那个缝隙都丝毫没有改变。斯蒂芬就这样原地旋转了很久。这既令人惊奇,又令人不安。”短暂的沉默后,美第奇耸了耸肩,承认道:“当时我有点儿醉了 可能是喝多了 也许有点儿醉了,所以女人们才回来发现我还在观察斯蒂芬的动作。”鬼魂低头揉了揉脸颊,悲伤地回忆道:“女人们把我赶出了庄园;把我的椅子和酒瓶扔到了外面;还让我去测量树木之间的缝隙。”

拉撒路轻笑一声,勉强镇定下来,问道:“教会对斯蒂芬的癫痫发作做了什么?”

“哦,那不是因为斯蒂芬发脾气 斯蒂芬发脾气的时候,他一直保持沉默。”

当斯蒂芬开口说话时,丘奇就对他起了疑心。这孩子真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在这方面,他很像他母亲。我并不是说他说话不敬,或者粗俗无礼。恰恰相反,他相当恭敬,表达也很清晰,即使在最尖锐的批评中,也依然保持着和蔼的态度。斯蒂芬的问题在于:一旦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他就会立刻说出来,甚至在新想法完全沉淀之前就脱口而出。有时,他不得不克制住自己,直到这个想法赶上他那难以抑制的表达欲望。的确,他似乎无法在开口之前,仔细思考一个想法的价值或恰当性。因此,如果他脑海中正在酝酿一个想法,那么通过他那躁动不安的言语,这个想法也会在他身边的人的脑海中形成。

他说话直率,毫不犹豫,全然不顾其他一切。

斯蒂芬的这个细节让我非常恼火。甚至比他晕头转向更让我恼火。尤其当他公开与一位名叫“维克多”的熟人朋友交谈时。”美第奇双手叉腰,抿了抿嘴,点了点头。“就像斯蒂芬晕头转向一样,索菲娅和玛格达莱娜假装没听到他和朋友之间明目张胆、持续不断的谈话。我尽力装作没听见。但当那两个女人怂恿斯蒂芬和朋友进行私密而详细的交谈时,我还是很难忍住不说,她们表现得好像维克多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她们会立刻悄悄告诉斯蒂芬,让他问问维克多是否愿意和她们一起散步。”

您可以在庄园内漫步;或者乘坐马车前往镇上;甚至可以和我们一起在庄园内用餐。我同一张桌子的尽头。”

拉扎勒斯摇了摇头,一脸困惑。“维克多的出现为何让你如此烦躁?”

梅迪奇扬起眉毛,直截了当地说道:“维克多根本不存在。”

“但你却声称维克多是斯蒂芬的朋友,是吗?”

“我说过斯蒂芬有个名叫维克托的亲密朋友。只不过,他的朋友并不存在。而且,除了这个‘维克托’之外,斯蒂芬不允许自己有其他朋友。”

他完全凭空想象,创造出了这个人物。

“教会后来得知斯蒂芬是位伪君子吗?”拉撒路问道。

“的确如此,几乎就在同时,”幽灵肯定道。“于是,教会议会召见斯蒂芬,要求他宣誓认罪并提供全部证词。此前,我曾试图劝说这孩子否认维克多的一切,然而,在听证会上,他那张喋喋不休的嘴却毫不顾忌地回答了议会的每一个问题。最终,他拒绝解除与他假扮朋友的关系。相反,他激怒了议会的长老们,暗示他们可能软弱无能,说道‘老人家也会受苦’。”

“从视力衰退、听力减弱、头发脱落到皮肤老化。”梅迪奇摇了摇头。“我真不该和斯蒂芬谈论衰老的细节。这孩子真是个体无遮拦的人。”

“然而,直到斯蒂芬当众与维克托窃窃私语,议会才公开谴责他。教会立即下令将他严加看管,严加观察;之后,他们发现了他的纺纱癖。仅仅一天后,议会长老们就召见玛格达莱娜,让她见证他们的调查结果。玛格达莱娜绝望而悲痛欲绝,恳求我陪同,并希望我能以一位受人尊敬的镇上医生的身份,为她争取一些影响力。于是,我陪她来到议会的议事厅,希望能说服教会释放斯蒂芬,并由我亲自照料;然而,议会早已对男孩的病情做出了裁决。在他们的正式法令中,他们指出斯蒂芬患有一种罕见的疾病,需要采取极其严厉的治疗措施,而这些措施超出了‘普通医生虽受人尊敬但能力有限’的范畴。”

“判决结果是什么?”

“不管他们开什么药方 甚至更多,”梅迪奇抱怨道。“就斯蒂芬的案子而言,他们声称发现他患有身体虐待。”

被魅魔附身。

“什么是suc 呀”

“正如教会议会明确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女性恶魔,她通过精神诱惑附身于凡人男子,以吸取他的所有精华。教会发现这个女恶魔名叫拉米亚穆布斯,或类似的名字;经过仔细的教士考证,他们得出了一个简洁的结论:这个恶魔以某种方式侵入了斯蒂芬的梦境,在玷污他的灵魂之前,她以‘维克托’的身份向这个男孩显露了自己的真身。”

拉撒路耸了耸肩。“维克多?”他深吸了一口气。“教会是怎么知道恶魔的真名 这个‘拉弥亚’的?”

“穆布斯,”幽灵补全了名字。“会议正式提及了一位著名主教据称的教皇记录,公开称之为‘一窝蛆’,或者类似的东西 他们宣称的调查结果的具体细节我至今仍不清楚,尤其是我真的相信他们是为了安抚愤怒的信众而匆忙编造了一个解释。”

拉扎勒斯眯起眼睛,脸上浮现出怀疑的神色。他反驳了美第奇的说法:“我不记得有《沃尔姆斯法典》这回事;不过,我确实读过……”

是沃尔姆斯主教抄写的一部神圣教规吗?这是否就是您所指的?

“教规 主教 虫子 我不记得教会会议的确切措辞了。”

梅迪奇带着不屑的表情承认道,同时漫不经心地挥舞着手指。

“毕竟,我精通炼金术,也尽职尽责地行医;然而,我对礼仪却知之甚少。”他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不过,斯蒂芬体弱多病;他屡遭鞭笞,伤口溃烂,血液都变质了。我恳求教会允许我在严格的神职人员监督下探望并治疗斯蒂芬;然而,教会却拒绝了我一切探视的请求。相反,

尽管我极力劝阻,教会的牧师和医生们还是给我开了“头部涂油”的处方,并配合严格的“水蛭疗法”。

“什么是头部涂油?”拉扎勒斯问道。

“这是一种极其严谨的仪式,由教会指定的三个代理人将附身者的后脑勺浸入盛有圣油的碗中。第一个代理人将圣油涂抹在附身者的眼睛、鼻子和嘴巴上,以彻底清除所有邪灵的感知。第二个代理人在涂抹圣油的同时,口中诵读经文,以防止附近的恶魔玷污圣油。与此同时,第三个代理人将持续不断的硫磺和圣洁的烟雾吹入附身者的面部孔窍,以此祝福他的呼吸。整个过程相当漫长而复杂,需要连续三天三夜。”

“我听说过这种疗法,可是水蛭疗法到底是什么呢?”拉扎勒斯问道。

“水蛭就像河里的蠕虫,它们会咬穿皮肤,吸食体液。教会的医生们在男孩的腹股沟处贴了一堆肥美的水蛭,以便吸出他体内的毒素。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斯蒂芬病情恶化的消息;三天后,他们把他埋葬了。”

拉撒路惊愕地仰起头。“他的伤不在背上吗?伤在哪里?”

他们鞭打他了吗?

“他们拒绝透露;我们始终没能见到男孩的遗体,也没能见到他孤零零的墓碑 斯蒂芬的最终安息之地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成了一个逐渐消失的谜团。” 《幽灵》

他耸了耸肩。“然而,这男孩体弱多病,性格孤僻古怪;但他

他从未被附身,只是拥有一颗古怪却真挚的心。总而言之,他被安葬在戒备森严的坟墓里,永远忠于他那幽灵般的朋友。我猜想,斯蒂芬现在一定在天堂安然无恙,欣喜若狂,或许会永远与他的朋友维克多谈笑风生。

“那是一段黑暗的时期，”拉撒路叹了口气说道。

“对所有人来说,那都是一段黑暗的时期，”梅迪奇断言，“尤其是对那些无力缴纳什一税给教会的人,无论愚昧还是睿智。而对于我们这些有能力缴纳什一税、学识渊博、敢于在教会漫长而深远的阴影中投下一丝光明或希望的人来说,那真是一段可怕的时期。”

“但是,以你的财富,你完全可以负担得起什一税,对吧?”拉撒路问道,暗示美第奇家族所遭受的苦难可能比大多数人要轻。

幽灵点了点头。“的确如此;即便我慷慨地奉献了过多的什一税,我的境况也相当不错。教会尤其偏爱富人。他们从富人的金库中索取的钱财恰到好处,既足以维持富人的财富,又同时对他们征收重税,使他们无法变得更加富有。教会只允许自身、其财政和教廷代理人以及忠诚的贵族封臣积累财富。尽管如此,在送别神职人员之前,我还是会慷慨地奉献什一税,并对他们说些好话,同时默默地诅咒他们脚下的土地。”

“私下里,我发现这些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教会人士,真是令人鄙夷。我鄙视他们,把他们比作一群懒惰的吸血鬼,吸干所有与他们接触的人的物质财富和努力。而他们为了换取这些物质利益,却只提供毫无用处的权威言辞、昂贵的赦罪券和虚假的天堂承诺。他们竟然妄想用空洞的言辞换取实实在在的财产。”

宗教和政治辞令。无论他们没收的是从农夫夫妇那里没收几只野兔和一些蔬菜,还是从贵族夫妇那里没收一袋金子和几匹骏马,这些人都认为他们的言辞、祈祷和承诺 他们的空谈 与他们向任何人征收的任何数额的税款一样有价值。毕竟,在他们眼中,永生的承诺对穷人和对国王来说同样珍贵。虽然永生的概念或许能暂时缓解饥饿,甚至能松开最紧的钱包;但残酷的真相是:一个人不可能靠空谈填饱肚子,然后骑马进城祈祷,指望兑现一个承诺。即使是教会里那些懒散、无能、喋喋不休的人也明白这一点;正因如此,他们才向所有人索取他们自己不愿提供的东西:猎获的野味、收获的蔬菜、精心饲养的骏马、家族积累的财富,以及各行各业铁匠的汗水和劳动。他们从……中积累的所有财富

他们声称,穷人和富人的努力都是他们应得的终身什一税,是向教会缴纳的。

“什一税?”美第奇难以置信地问道,然后开始构思新的推理方案。

“被分别为圣归于神?这些教会人士难道认为自己就是神吗?”

幽灵略微抚摸了一下下巴,故作深沉地沉思片刻。随后他轻笑一声,大声核对了一下账目。“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帝不会感到饥饿;他也不会骑马来回奔波;更不会进城大肆采购。”美第奇的脸色阴沉下来,直视着拉撒路。“不,这些什一税都是留给教会神职人员及其亲信过着如吸血鬼般奢靡的生活的。至于我自己,我考虑过……”

整个神职人员群体,简直就像一群训练有素的盗贼,一心想要没收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民的财富。他们的行径,就像一种缓慢而令人衰弱的疾病 其蔓延的方式与疾病本身如出一辙。

以及肆无忌惮的感染。他们的手段我并非一无所知,我可以作证,甚至有所了解。首先,神职人员会用各种手段污染普通民众的思想。

它腐蚀民众的心灵,播下不必要的猜疑、恐惧和自我怀疑的种子。其次,神职人员会通过定期对民众进行宗教活动,逐步腐蚀他们,其目的就是用消极的自卑感和罪恶感取代他们原有的功德和美德。

最后,当民众最虚弱,最终相信自己是世间一切丑恶可耻之事的唯一原因和结果时,神职人员就会开始蚕食他们,几乎将他们折磨致死 但又不至于完全死亡 因为他们依赖并不断从中攫取物质财富。最后,神职人员会

利用这种新发现的价值去腐蚀更多原本安于现状、毫无戒心的民众,以谋取其世俗利益。事实上,这种大规模、反复的感染方式,其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像瘟疫一样蔓延,使之沦为集体奴役 这一切都是为了以永不消逝的什一税的形式,为世俗教会积累更多财富。

“什一税,献给上帝?”美第奇再次问道,他倚靠在一段独立的栏杆上,目光转向大海。

“教会毫无谦逊和同情心可言。”

他们贪婪无度,掠夺世间一切财物 从没收农民那可怜的菜篮,到没收省内每三匹马中的一匹;他们贪得无厌,永无止境。我可以向你保证,教会从未把农民的蔬菜分给饥饿或贫困的人;他们也绝不会把它们献给上帝作燔祭。我来告诉你他们是怎么做的 他们把蔬菜据为己有。肥胖的神父、主教和什一税征收员享用这些蔬菜,然后把剩下的食物喂给自己养肥的猪;留下农民们安慰他们哭泣挨饿的孩子,孩子们又一次在夜晚只能吃着煮熟的草汁。

淡淡的香草味。

美第奇转向拉扎勒斯,微微点头。“我亲眼所见,我告诉你;我认识那个肥胖的牧师和他的猪圈,也认识那些不幸的农民。”

梅迪奇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偷偷地给了那饥饿的一家人三只山羊,还有两个玩具送给他们俩。”我给了他们几个孩子,一大袋钱,还让他们信守诺言,永远不要向教会坦白这件事。毕竟,我不想让那三只山羊身上哪怕一丁点儿骨头、筋腱或毛发掉进猪槽里,最终沦为肥胖神父、他的同伙以及更多肥猪的饲料。农民们对此感激不尽。

我知道,我冒着失去全部财产的风险,因为在教会财务记录之外进行了一笔捐赠。那家人信守承诺,对此事只字未提;而且他们再也没有煮过草。不久之后,那家人的父亲成了我亲爱的、值得信赖的仆人之一;最终,他成为了我的得力助手。

“我的遗骸将被送往最终安息之地。”美第奇叹了口气,微微一笑。“当然,我们不可能照顾到省内的每一位农民;然而,索菲娅和我心中却感到无比欣慰,因为我们能够为他们带来一丝希望。”

至少有一个家庭需要帮助。

拉扎勒斯笑了笑。“我相信他们会永远感激你的善意。而且,我相信我或许能体会到你当时的感受,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也曾做过类似的事情。”

“哦?”梅迪奇抬起下巴。“如果你方便的话,请告诉我。”

拉撒路强忍住笑意。他脸上浮现出谦逊和尴尬的神色,坦白道:“的确,这远不及您的仁慈那样大胆和持久。”

他耸了耸肩。“不过,我以前住在修道院地下墓穴的时候,曾把自己的一部分食物分给一个饥饿的囚犯;尽管父亲吩咐我要吃光所有食物,并且禁止我靠近牢房。违抗这样的命令让我很不安;然而,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如果我把所有食物都吃光,却让另一个人挨饿,尤其是在食物足够分享的情况下。我一边吃一边想,如果我把所有食物都吃光 不与饥饿的人分享 那么事后我会比只闻闻食物的香味却从未尝过一口更加空虚。我无法否认这种想法,就像我无法接受自己必须服从命令一样;所以我放下职责,暗中帮助了那个囚犯 甚至试图把他从囚禁中解救出来。”

“你把他放了吗?”

“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是自由的了。”

“嗯,俗话说,‘良友皆出自饥寒交迫之人’。我相信他就是这样的人。”

拉撒路,我由衷感谢你的无私付出。

“我相信他就是,”拉撒路笑容满面地说。“事后,虽然我违背了自己的职责,但我感到满足感,或许比我生吞三只山羊还要强烈。”

美第奇笑了。“的确如此。这正是我所感受到的。这个囚犯究竟是谁?”

拉撒路的笑容消失了,他垂下眼帘。“我从未听过他的名字。不过,他曾说过,我最好记住他的名字,叫他‘基督里的穷人’。”

美第奇的笑容消失了,他评论道:“我听说有很多像这样谦逊而虔诚的民族,早已死去,被人遗忘,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既模糊又光荣的称号来纪念和表彰他们。”

这位名叫拉撒路的人,你还记得他吗?他永远蒙受祝福。这是连教皇都会羡慕的称号;然而,它却配以一件无人敢穿的普通长袍。

“是的,”拉撒路肯定地说,“这很合适;我会以这种方式记住他。”

“的确如此,”美第奇说道,随后竖起一根手指,宣称,“同样地,如果运用得当,这个说法也同样贴切:即便教会像一个膨胀的丰饶角一样,充斥着肥胖、奢华和各种杂物,你也绝不会听到任何一位教会人士公开炫耀,自称‘教会的富翁’。”毕竟,如果他的财富真的来自教廷的金库,他绝不会公开承认,因为他害怕失去这挥霍无度的源泉。而如果他是一位诚实地没有从教会金库中获取财富的教会人士,那么教会就会要求他交代其持续成功的全部原因,并以额外什一税的形式缴纳。因此,教会中有很多这样既富有又虔诚的人,他们依然健在,完全有资格拥有这样一个既显赫又浮夸的头衔;然而,没有一个人会诚实地、公开地这样做。拉撒路,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会告诉你。

在我看来,教会只不过是一堆镀金的、光鲜亮丽的蛆虫,靠着逐渐窒息的人类的腐烂为生;同时,它还不断地分泌虔诚的毒药,让毫无防备的人们徘徊在死亡边缘。

拉撒路斥责他说:“你那些不敬的话让我非常难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你不应该对教会及其上帝的仆人出言不逊。

我不想再听到这件事了。

美第奇突然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随即又大笑起来。他张开双臂,明显是在自我展示。

“难道我要被迫站在教会会议面前吗?他们对我的出席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难道我要被教士们以异端或巫术的罪名定罪,并没收我所有的财产吗?我连一丝血肉都已失去。难道我要遭受第二次死亡吗?”

火?死人也会惧怕死亡,这难道是真的吗?难道我会因为几句难听的话就下地狱吗?”美第奇放下了手臂。“我试过了 但毫无用处。”

“你表现得像个充满怨恨的人,”拉撒路直截了当地说。“你的心如此苦毒,又怎能进入天堂呢”

“上帝知道,”美第奇插话道,叹了口气,“我对教会确实怀有怨恨。而且这怨恨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上帝自己既不要求教会,也不要求信徒。”

基督的代理人,既非庞大的神职人员队伍,也非高耸入云的大理石圣殿,都不是与祂的信众沟通的场所。自亚当和夏娃及其子孙以来,主就直接通过他们的内心与他们交流。即使在今天,祂也聆听我们向祂的私人祈祷。那么,教会在这其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我认为,除了与神沟通的误导和腐败之外,别无其他。

木板受力膨胀的呻吟声在船舱内回荡;一群栖息在甲板上的海鸥惊慌失措地冲向天空,朝着岸边飞去。美第奇走上前,对拉撒路说了些更私人的话。“拉撒路,我应该让你知道,我质疑教会,并非因此就轻视我的主上帝。”

二者永不相合。它们本就不属于同一类人。伊甸园里没有圣殿,只有一棵诱惑之树。我们居住在天上的父,与自称为教会之父的圣父,如同日月般截然不同。那些腐败、投机、虚荣之人,为了攫取权力、控制他人资源,竟将二者截然不同的形象混为一谈,炮制出一种虚假的崇拜仪式。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的秘密。凭借昔日的社会地位、身份和特权,我曾与他们中最邪恶、最阴险之徒有过交集。我对教会慷慨持续的奉献,使这些傲慢、虚伪、寄生之徒远离我 尤其是远离我那些颇具争议的炼金术作品。我或许没有读过圣经,但我曾虔诚地与我亲爱的索菲亚一起聆听教会的布道,时间之长足以让我记住圣经的教诲。我记忆中清晰地记得一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華你神的名。”拉撒路,现在我问你,如果一个人虚荣到坚持要别人称他为“圣者”,声称他

他是基督的最高代理人,只有通过他的教会,其他人才能找到合适的忏悔、赦免和与主重新团聚 他这样做难道不错了吗?

美第奇走近拉撒路,换了一种问法问道:“如果虚荣而虔诚的人自以为是地以主的名义说话,那么,他们岂不是因这种虚荣而受害吗?”

同样,你们竟妄称耶和華你们神的名吗?这还不够清楚吗?

拉撒路摇了摇头,转身离开,回答说:“也许你曲解了它原本的意思。”

船体中更多的木板发出吱嘎声。

美第奇进一步阐述道:“拉撒路,主知道我的心,正因如此我才得以进入天堂。主也同样知道恶人的心,他们或许会阴谋诡计,试图介入神与人之间,并自诩为通往天堂的唯一途径

而这条路唯有通过什一奉献、鲜血、汗水和苦难才能真正获得。这些人是魔鬼,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饮尽你们孩子的鲜血,以满足他们永无止境的权力欲和控制欲,以及他们那贪得无厌、令人发指的虚荣心。邪恶的本质就是邪恶,它自诩为善,却依然是邪恶。自古以来皆是如此,并将永远如此 这就是邪恶的本质。”

“好”。的确,邪恶却极力宣称自己是通往救赎的唯一途径。

梅迪奇察觉到拉扎勒斯眼中日益增长的不悦,便突然打断了他那些精彩纷呈的观点

他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演讲,将科学观察和调查方法与宗教信仰和过往实践相结合,从而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逻辑推演。“依我清晰的记忆,这既不是我强加于肩的重担,也不是我能轻易摆脱的,否则就会完全丧失对邪恶真相的清醒认识。的确,教会的行为完全违背圣经的严禁,这让我感到无比震惊。教会虚伪地宣称,除了进入天堂的机会之外,任何人都不得继承、贪恋或珍视世间的一切,而教会自身却贪婪地继承了各种世俗财富,例如收取的什一奉献。”

它慷慨地将这些财富分配给了其庞大的教廷代理人神职人员。作为一个学识渊博、严于律己、学习认真的人,我不能轻易违背自己的职责和一丝不苟的观察方法,同时又对教会的种种弊端视而不见。我也不会对恐惧、贫困等诸多根源视而不见。

苦难和死亡,在它残酷的统治下层出不穷。我无法 我不会。为此,正如你所察觉到的,怨恨将成为我永远背负的十字架。

船身突然倾斜,角度越来越大,船板在岸边石头和自身重量的引力作用下发出噼啪声。拉撒路稳住身形,朝幽灵扬起眉毛。船身渐渐稳定下来,一片寂静笼罩着大地。美第奇双臂抱胸,继续说道,仿佛船从未移动过。“这又是教廷剥削穷人以谋取私利的又一例证;我曾在镇广场上看到一辆镀金的神职人员马车,车上装满了……

六匹骏马拉着马车,车夫身材臃肿。马车一动不动地停在……

那是一家鞋匠铺,里面摆满了做工精美的鞋子。起初,我并未在意,如果不是那匹马身上一个特别的标记吸引了我的目光,我或许会继续前行。好奇心驱使我穿过小路,仔细观察这匹马,由于仍不确定它的身份,我便呼唤它。

那匹骏马竖起耳朵,发现了我的踪迹。它性情温顺,十分漂亮。它名叫巴洛 玛格达莱娜在它还是一匹小马驹的时候就帮它取了这个名字。巴洛经常为住在斯蒂芬父母故地上的一户农家打理花园。然而,我没想到巴洛会如此拼命地挣扎,甚至惊扰了其他马匹,把马车夫气得暴跳如雷。马车夫朝我挥鞭,大声叫喊,仿佛连罗马的教皇都能听到。然后,他鞭打那匹马,直到它口吐白沫。美第奇叹了口气。“从那天早上起,我一直后悔自己那样呼唤巴洛。当然,我当时只是把这匹马和一些早已逝去的、更美好、更年轻的岁月的零星记忆混淆了。”幽灵点了点头。“的确,在那些严酷的日子里,许多美好事物都消逝了,就连牲畜似乎也变成了可怜的空壳。”

“然而,世上仍然有很多美好事物;黑暗的日子也并非永远持续下去。”

拉撒路说道:“圣经上写得很清楚。先生,您难道没读过这些经文吗?”

梅迪奇无力地耸了耸肩,嘴角勾起一丝淡淡的微笑。“我本来打算这么做的 等我有时间的时候。可惜,我没时间了 我死了。”

他扬了扬眉,承认道:“当时我的书房里确实有一本圣经。它是美第奇家族传给我的。它很大,很旧,也很重,装订处有精美的缝线和紧密的接缝。书页上布满了色彩鲜艳的图画和铭文。有人告诉我,这是由挪威本笃会修士在意大利翁布里亚地区制作的仅有的三部圣经之一。我收集了……”

它应该是我家藏书中最古老的一本,而我家当时的藏书量相当庞大。

拉撒路忧心忡忡地垂下目光,看向地板,然后质问美第奇:“这么一本精美的书,你竟然连其中的一节经文都记不起来了?”

“我根本没找到空闲时间。”他嘴角突然扬起一丝冷笑,神情骤然一变。“不过,即便从未打开过,它放在架子上也自有其价值。”

“它的位置?”

“的确如此。那是书架上的第一本书,摆放在最左边,正好靠近入口处一位身材矮小、脾气暴躁、热情似火的意大利妇女的视线,与她的视线齐平。”

我的学习。”

“索菲亚？”

“不。是她的养母 她的亲姑姑。那本古老的家谱是她每次路过时都会虔诚地留意的第一件东西,她总会对着它评头论足。”

那本精心摆放却从未翻开的书,每每打开,都让她眼中的光芒黯淡无光。

她来之前,总是先跟我打招呼。她来的时候像一头威风凛凛的雄狮,走的时候却像一只宽容的羔羊。”梅迪奇轻笑了一声。“随着时间的推移,圣经确实有效地保护了我,让我免受婆婆那狂热的宗教说教。”

“她似乎非常喜欢这本书。”

“确实如此。它比她家的经文还要古老得多。”

“然而,她从未要求你去看它的内在 去看它的文字、图画和书页？”

“不。”

她有没有问过你有没有读过那本书？

“绝非顺便一提。”

“她只是因为书就在那里,就认定你在读它？”

“是的,”梅迪奇笑着说道。

拉撒路沉思片刻,困惑不解,然后说道: “看来她更需要把经文合上,放在一边,而不是你们需要把它们搬动和使用。”

他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我母亲没那么容易被说服,”幽灵强调说。“他们俩简直判若两人。当她的客人们路过书房,看到老……

他们总是会问起那本书。对此,我母亲总是忠实地回答说: “那本书的装帧别无他人,正是多疑的托马斯本人。”

“来自使徒多马？”

“正是如此。每当她生我的气,总是这样叫我,尤其是在我年轻气盛、桀骜不驯的时候。她叫我这么频繁,以至于她的客人常常误以为我是托马斯少爷,而不是格雷戈里少爷。有时确实让人很不安 事实也的确如此。”幽灵叹了口气,目光空洞地望着前方,回忆起几个世纪前那些私密的往事。

他踱步片刻,沉思片刻,最后继续说道: “作为曾经的修道院侍从,能够接触到整个修道院的缮写室,我必须承认,您在圣经方面的造诣确实比我高明得多;然而,我谈论教会的方式,都与教会的历史发展相符。在这方面,我没有对您撒谎。教会的诸多公开信条和各种历史记载也并非自相矛盾 所有记载都指向同一个真理。因此,正如……”

你精通圣经,我同样精通历史,尤其擅长战争艺术,以及塑造教会的诸多历史事件。

“就像你对‘荣耀的蛆虫堆’那无可辩驳的历史描述一样 那也是你博学的教会史的一部分吗,美第奇?”

幽灵努力抑制住即将涌上心头的笑意,才勉强镇定下来。“嗯,也不完全是这样。不过,为了让谈话更有吸引力,尤其是在谈论教会这种原本枯燥乏味的话题时,这样的表情确实能增添一丝色彩,不是吗?”

拉扎勒斯翻了个白眼。“你只表达了黑色。黑色难道也是一种色调吗?”

美第奇轻笑一声,略微收敛了自己肆无忌惮的言辞。“好吧,或许我刚才说话有点口无遮拦,请原谅。我会……

我不会再试图阐述圣经,因为我对圣经的了解不如您。然而,我必须被允许从纯粹的历史视角表达我对教会的看法,即使您最初可能反对其中的某些部分。

拉撒路耸了耸肩,有条件地同意了:“只要你对教会的蔑视之色不那么刺眼就行。”

“嗯,的确如此,在方方面面都是如此”

拉撒路眯起眼睛,打断了他。

幽灵竖起一根手指,露出一丝冷笑,礼貌地完成了他原本打算说的话:“不过,为了你好,我将从我的公文中删除所有关于蠕虫和对掠夺性虔诚的彻底厌恶的内容,并温和地向你传达一个或许更容易接受的教会历史版本 请记住,这是我清楚地记得的。”

“或许可以换个更易于接受的说法 或者别的什么?”拉扎勒斯暗示想换个话题。“或许,可以多说说你亲爱的索菲亚?”

“好吧。或许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第一次向索菲亚的养父母提亲的情景?要不要我把那件可怕的事情,连同它那本该属于我们的‘顿河之书’一起讲给你听听?”

拉撒路竖起耳朵,像只好奇的小狗一样歪着头。“你是说《但以理书》?”

梅迪奇笑了。“没错,正是如此。索菲亚的姑妈也叫了一声。对我来说,那真是个相当失礼的时刻;但同时又十分滑稽有趣。”

“我很想听听,”拉扎勒斯恢复了笑容,镇定下来,承认道。

“那么,我会告诉你 或许是在去意大利的路上。我想你可能会喜欢听我讲述这个故事。”

“我确信这一点,”拉扎勒斯回答道。

又一声巨响划破木质船体,紧接着是甲板下海水涌入的声音。这艘船依然紧紧地抵着礁石,最终还是向大海屈服了。木头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甲板也微微倾斜。两人凝视着无垠的南大洋和繁星。一阵稳定的风吹过,夹杂着海水的咸涩。下方,连绵不断的波浪拍打着船身,发出阵阵汨汨声,泡沫拍打着船体。拉扎勒斯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你说过,海洋或许比云层还要深,高处,”拉扎勒斯说道,“它甚至比星辰还要深吗,高处?”

“苍穹本身?我想应该不是吧。”美第奇回答道。  
你曾飞向过星空吗?

幽灵轻笑一声。“当然不是。我不敢冒险,怕被世间所有天使发现。上面根本无处可藏,”梅迪奇说着,朝上点了点头。“我的归宿在这里,寻找地狱。还有我的索菲亚。”

“我已寻遍天涯海角。从山巅到海底。”幽灵直视着拉撒路,微微一笑。“不过,我相信有了你作向导,我的寻觅之旅已经结束了。”说着,他瞥了一眼大海,不禁皱起了眉头。“我实在厌恶探寻海底。那些可怕而深不可测的海怪,游弋在永恒黑暗的深渊之中。”

“就连海怪也一样?”拉扎勒斯问道。

“的确如此,”梅迪奇肯定道。“我亲眼见过潜伏在最深邃洞穴中的巨型怪物:白色的巨人,有着巨大的头颅,却没有躯干;头颅上伸出许多细长的腿。这些腿长得惊人,足以横跨最大的远洋商船。我还见过巨大的幽灵般的躯体,它们没有头颅,看起来就像塞满了长长飘逸头发的巨大泳帽。这些闪闪发光的头发会杀死猎物。此外,我还见过巨大的、没有牙齿的海蝙蝠,它们张着大嘴,长着长长的尾巴。有一次,我偶然发现了一片绵延的巨型蛤蜊海底;其中最大的一个,在它猛然闭合的壳里,足以吞下两个人。”梅迪奇哼了一声,皱着眉头,补充道:“还有那些苍白而可怕的头状生物。”他厌恶地颤抖了一下,露出厌恶的表情。

继续说道:“它们就像漂浮的头颅,长着一排排参差不齐的牙齿;它们硕大的眼睛和张开的大嘴几乎占据了它们全部的体积。它们是大眼睛、多齿的头颅。请想象一下,一个漆黑如墨的海底世界,里面充满了凶猛贪婪、闪闪发光的漂浮头颅。”

“海里有怪兽的头颅,”拉扎勒斯问道,他现在完全被美第奇对这些外表怪诞、体型庞大的海洋奇观的奇幻描述所吸引。

“嗯,它们不像其他海怪那么可怕。”

拉扎勒斯环顾着船体破败的甲板深处。“它们甚至比伊甸园的宝石还要大吗？”

梅迪奇或许会因为尴尬而脸色发白,然后才伸出手指间大约三英寸的距离,承认道:“嗯,它们确实有这么大;不过,它们的外观实在是可怕,仿佛残缺不全 比例严重失调 而且从各方面来看都像鬼魂一般,很像我。你能想象吗?它们真是太可怕了。我第一次见到它们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已经走到了地狱之门附近,因为它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

看起来像是上帝奇妙的设计。然而我错了 它们并非如此。并非来自地狱。然而,即便蜘蛛,在它们的陪伴下,或许也会显得更加俊美。蜘蛛有清晰可见的身体和灵活的腿。可是,这些漂浮的脑袋,既没有身体也没有腿?”梅迪奇不赞同地摇了摇头,然后目光投向了海边。

“有点像那些洞穴蟋蟀 腿又长又粗,但身体却小得不像话,跟普通蟋蟀完全不搭。它们的身体各部分比例失调。”他又打了个寒颤。“真是奇怪,让人恼火。”

埃尔乔沉思着一个看似怪异的想法:一个曾经精通面相学的鬼魂,竟然会害怕看到人体比例失调或解剖结构畸形。他抿紧嘴唇,努力压抑住内心涌起的笑意。然后他转过身,咬了咬嘴唇,装出一副严肃而忧虑的样子,面对梅迪奇问道:“可是,如果有人朝你扔一个那种小脑袋呢,梅迪奇?”

幽灵转过身,点了点头,冷冷地说:“那他们就得死。”

“头部的东西?”

“不!”鬼魂吼道,“不管是谁把它扔到我身上的!”

拉扎勒斯被噎住了,彻底被逗乐了,他弯下腰,失去了平衡。“咔嚓!”“扑通!”一段栏杆坍塌入海;要不是梅迪奇一把抓住后面的埃尔乔,拉扎勒斯可能就一头栽进海里了。“幽灵号”把狼狈不堪的拉扎勒斯拖回了船上。

船的甲板。

拉撒路站了起来。“可是你是灵体,那东西必能毫无阻碍地穿过你。”

美第奇放他走了。“不过,这事只会发生一次。而且,我觉得你的建议一点也不好笑。”

拉撒路定了定神。“请原谅我,美第奇家族。我只是 ”

“是的,我知道;而且你也不是第一个觉得这事好笑的人。不过,请记住,上一个朝我扔洞穴蟋蟀的活人,在那短暂的治疗季里成了我最长的病人。”

拉扎勒斯强颜欢笑,勉强说道:“我不会做那种事的,梅迪奇。谢谢你抓到我。”

美第奇眨了眨眼,耸了耸肩。“我真以为你该用海水漱漱口了;不过,你摔倒的时候,我只是接住了我的索菲娅;现在你却站在我和她中间。”

拉撒路微笑着点了点头。“即便如此,我仍然感激不尽。”

“足够好了,”美第奇回答道,双手紧紧地攥着法衣,向后踮起脚跟。

拉扎勒斯环顾着残缺的栏杆和下方翻腾的海水,思绪飘回到了早年那些纯朴的日子。他特别想起一个颇为滑稽的场景:他和米格尔、塔图斯一起在井洞里冲洗用过的修道院酒桶。米格尔突然跳进水里,大喊一声……

海怪抓住了他。尽管塔图斯知道米格尔是在装模作样,因为他对小井洞里的每一个缝隙和角落都了如指掌,但他还是拼命地想把米格尔从假想的海怪手中救出来,同时责备拉扎勒斯眼睁睁地看着米格尔命悬一线却无动于衷。拉扎勒斯轻笑了一声。

他永远都为自己那些轻信又调皮的墓穴同伴感到羞愧。他抬起头,仰望星空。

“什么事?”梅迪奇眯起眼睛,怀疑地问道。

“这跟你没关系,”拉撒路挥了挥手,示意他不必在意。“我只是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件事。”他点点头,继续说道:“我曾经觉得世界比实际小得多。我觉得它小的时候,感觉更自在。”

“你是如何得出它比实际数量少的结论的?”

“嗯,我曾经相信鸟儿能飞得很高,甚至能到达天堂。”他耸了耸肩,承认道,“我知道它们不能,但我确实希望相信这一点。”

梅迪奇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拉撒路,你怎么能确定鸟儿不能飞到天堂呢?”他张开双臂,抬头望了一眼天空。“你飞得那么高那么远,以至于能把天空的每一个角落都看个遍吗?”

拉扎勒斯凝视着梅迪奇的眼睛,然后回答道:“我和你一样确信,你们的怪物并非来自地狱,梅迪奇。你……

搜索的范围如此之广、深度如此之深,以至于检查了海洋的每一个角落?

“他们不是我的怪物,”梅迪奇咧嘴一笑,回答道。“然而,或许我们可以成为怪物。”

我对这两种想法都基本确定。”他点点头,称赞拉撒路说:“你身上确实潜藏着一位眼光独到、深思熟虑的炼金术士。”

“以你兼具的信仰和疑虑,我相信你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修士,”拉扎勒斯一边说着,一边大步走向船甲板中央。美第奇跟在他身后。

他们跨过散落的瓦砾,来到船舱入口附近一片相对空旷的地方。拉扎勒斯停下脚步,闭上了眼睛。梅迪奇绕到拉扎勒斯身前,看着他深吸一口气,优雅地上下左右地转动着头。

拉撒路从自身内外汲取了清晰的认知和方向感,这源于埃尔乔敏锐的方位感,同时,他又将修道院地图上那些清晰无瑕的记忆叠加其上。他转过身,睁开双眼望向……

东南方向的海平线。梅迪奇注意到他瞳孔放大,几乎完全漆黑,拉扎勒斯眼中原本的蓝色都黯然失色。“我们将朝着这个方向寻找新的航线,”拉扎勒斯说着,指向海平线。

“我们出发吧?”

梅迪奇打量着他。他抬头望向天空,找到北极星,然后顺着星座的排列一路向下,直到目光与拉撒路的手指平行,精准地指向他计算出的遥远科西嘉岛的方向。他抿了抿嘴,摇了摇头。“我不过是抓了一只野兔而已,你竟敢指控我用巫术?你闭着眼睛是怎么做到如此精准导航的?”

拉撒路微微一笑,扇动翅膀。“你不是唯一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人;这种能力并非巫术。”

幽灵叹了口气。“够含糊的;风水轮流转。”

拉撒路问道:“我们是否应该前往科西嘉岛?”

美第奇伸出一只手指向天空。“蒙上帝恩典,一路向上,照亮前路,拉撒路修士。”

拉撒路容光焕发,转身展开双翼。

他们齐心协力,弃船而去,飞向夜空,只绕着残骸盘旋了一圈,便径直驶向大海。“伊甸园之珠”号沉入远方;法国的土地渐渐消失;在新月升起的皎洁月光下,波涛汹涌的海面最终变得平静如镜,宛如一片闪烁的烟熏玻璃。他们继续攀升,直到莱昂湾浩瀚的海水仿佛再次吞噬了整个世界,如同诺亚方舟一般。然而,即便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海面和无垠的地平线,如同迁徙者般的埃尔乔和冷酷无情的幽灵也从未动摇过他们在天地间的飞行路线。他们二人如同不可或缺仪器,其作用甚至可以和……相媲美。

它们在任何船长最重要的导航工具。它们就像高飞的罗盘和六分仪,在咸涩的海洋深渊上笔直航行。

尽管拉撒路和美第奇这对互补的伙伴看似天作之合,却又显得如此不自然,但他们当时并不知道,命运很快就会要求他们付出难以估量的努力,并把握住无法预知的时机,去扭转这已经降临到世界之上的局面。然而,历史上的这个关键转折点尚未发生在他们身上或者说,尚未发生在全人类身上。

【第一卷完:复活】



这部文学作品完全是为了献给……而创作的。

##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